



蜗居在城市的伤口

/ 马赛克点评

2009

新概念才气作文选

惊奇卷

萌芽 编辑部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萌芽书系
MENGYA · SERIES

蜗居在城市的伤口

/ 马赛克点评

2009
新概念才气作文选
惊奇卷

 萌芽编辑部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蜗居在城市的伤口:惊奇卷/黄永超等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新概念作文)

ISBN 978-7-02-007367-2

I. 蜗… II. 黄…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1952 号

责任编辑 黄 倩
特约策划 王轶华
装帧设计 董红红

蜗居在城市的伤口

Wo Ju Zai Cheng Shi De Shang Kou

《萌芽》编辑部 选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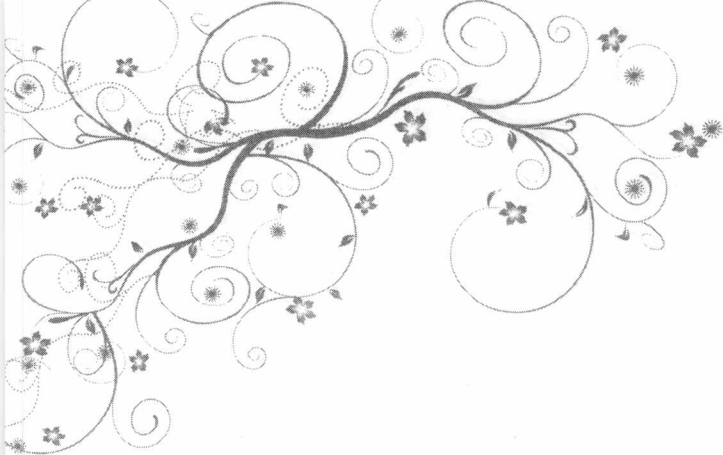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00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5 插页 2

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736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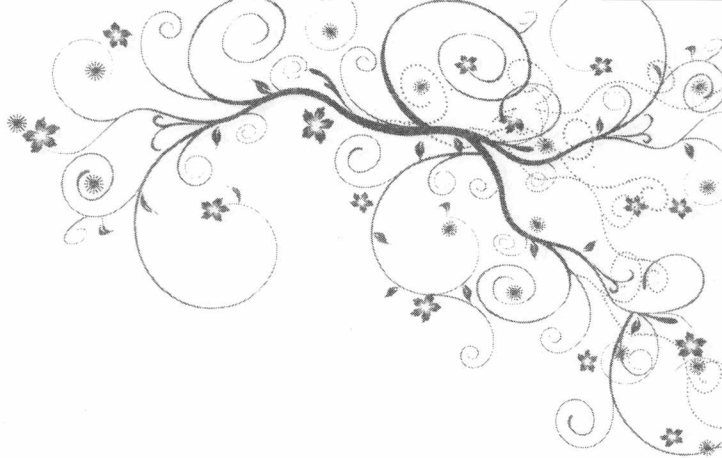
定价 16.00 元



目录 I

车工	黄永超	001
阴天	李 引	014
路年	田 锋	022
米拉碎片	李世锦	029
盛夏,潜行	仲春晓	041
男孩女孩故事	沈衍超	049
只身打马过草原	熊 雄	055
我们俩	王 露	063
虚构的死亡	余道勇	069
影子	张 哲	073
青青的那片花生地	马 腾	086
荒城	赵雪丽	093
第五街区的上帝	宣良尧	101
云南,云南	颜 乐	109
失聪	郝婉廷	118

I 目录



对照记	潘 冰	126
暮歌	付 瑶	133
谋杀	刘鑫博	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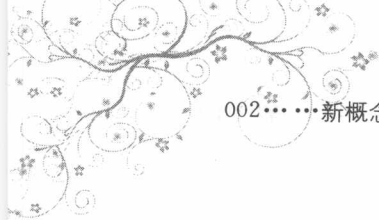
车 工

黄永超

那是 1980 年的夏天，车工陈更生下班从机床厂大门里走出时看见门口堵着一辆白色的救护车，红蓝色的警报悠远哀长地叫唤着。在七月污浊的空气中陈更生敏感地捕捉到了一股血腥味，他拨开围在救护车旁的人群艰难地靠近那个哀鸣的机动盒子，顺着血迹的方向他猛地看见躺在白色车垫上一条断掉的胳膊，血似乎已经流干，手臂和五指干瘪得像一只骨瘦嶙峋的猫爪，就如巴布《猫之死》里所描绘的那只三脚猫一样。而当他发现那只已经脱离了主体的毫无血色的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本黑皮书时，他几乎惊诧地叫了起来。他看见那本血迹斑驳的黑皮书上画着一只猫。这时候拥挤的人群让开了一条道，四五条汉子抬了一个呻吟不止的男人一路呵斥着过来了，“让开！让开！”陈更生看见鲜红的血顺着男人残余的半截胳膊喷涌不止。一定是个车工！他看见肮脏的蓝色卡其布工作服上印着他再熟悉不过的车床型号 C6140E。男人在担架上疼得翻滚不止，大汉们只能强行按住他的手脚，其中一个大汉一边死死地攥住受伤男人蓬乱的头发一边骂骂咧咧，“老枪你个混蛋。”

这时陈更生才注意到断臂男人留着蓬乱却修长的头发。但他知道，车工是不准留长发的，为什么这个男人会有一头长发呢？

1980 年夏天出奇的燥热。白花花的日光像明晃晃的刀子插进水分



蒸发了的绿色植物以及横七竖八龟裂开来的玉米地里。细河水已经干涸，能预知气候的鱼早已逃亡到平原下游的沼泽地里，留下垂死挣扎的蟹匍匐于或深或浅的石缝间隙，惶惶不知所终。你看那晌午烈日下乌黑发亮的柏油路，人踩在上面甚至可以感觉到油亮油亮的柏油在你的脚下流淌。陈更生就是在某个明晃晃的燥热中午下班后从先进机床厂往家赶的，但他刚走出了门便看见一辆救护车以及一个断臂男人，所以他逗留了十分钟。十分钟后陈更生已经无法忍受浑浊空气里渐浓的血腥味以及围观工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类似腋窝的汗臭味，他抽身出来飞快地逃离了救护车，他想呕吐。

1980年那个燥热的中午陈更生一脸苍白地跑回家中。他气喘吁吁地告诉老车工说，“爸，我看见一只猫爪，一只骨瘦嶙峋的猫爪。”老车工放下手中的活计，抬了抬老花镜，恶狠狠地瞟了儿子一眼，“又讲疯话！”

“一个叫老枪的车工右手被车床绞断啦。”

“谁？老枪？胡扯！他已经死了二十余年了。”

“他们就叫他老枪，我耳朵听见的。嘘！胳膊被绞得血肉模糊……猫爪上还攥着本书呢……黑色书皮上画着个猫……”

1978年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召开后，高考恢复了，当时刚高中毕业的陈更生正在农场里接受再教育。当村头的广播播出这一消息时他驾着满载大粪的驴车大喜过望狂奔好几里，结果翻进阴沟里折了右手，这一悲剧直接导致他错过了那一年意义重大的高考。在他右手绑着石膏的

一年里他始终郁郁寡欢，终于由开朗变得自闭，行为也变得诡异。如果你稍微注意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行踪诡秘的孩子常常昼伏夜出。白天他躲在自己的幽暗阁楼里窗户紧闭终日蛰伏。只有在午夜来临时才能看见陈更生从阁楼里蹑手蹑脚地走出，脚步声在小巷里渐行渐远。你无从知晓他将走向何处，正如你无可预知剧情将如何发展一样。

右手痊愈后陈更生烧掉了所有的课本，唯独留下了巴布的《猫之死》。告诉你那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一本关于一只波斯猫是怎样变成三脚猫的书，作者巴布蓄意让它断了一只脚，然后又蓄意让它绝望而死。巴布是地球上哪个国籍的人士已模糊不清了，他还写了一本书叫《猫的意识形态》。右手痊愈后的陈更生已经很少用右手写字吃饭了，因为他的右手已经不再那么灵活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从巴布的《猫之死》里寻找慰藉，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后陈更生都沉迷于《猫之死》而不能自拔，直至1980年那个燥热的夏天，他被老车工送进先进机床厂里当车工。

认识老枪是一个必然。我说过老枪就是那个蓝色卡其布工作服上印着C6140E的长发男子，如果综合各种主观及客观因素你会发现他们相识的概率竟是百分之百，有一天独臂老枪在车间里找到了陈更生。

“听说你也喜欢《猫之死》？”

“恩，这是我唯一没有烧掉的一本书。”

“你看到过真正的三脚猫吗？——哦，不可能，看过的人都会死掉的。”

“为什么？”

“我送你一本书吧。《猫的意识形态》。很好的一本书。也是巴布的。”

于是陈更生在那个寒风凛冽的冬天从那个名叫老枪的长发男子手里得到了那本封面上画着一只猫的血迹斑驳的黑皮书。于是从 1980 年冬天开始无论上班还是下班陈更生手里都攥着一本书，你看不清封面上的文字，只看见上面画了一只猫，还有斑驳的血迹。

80 年代是一个极其特别的年代。伟大的改革开放拉开了帷幕，人民永远地告别了布票粮票，开始换上的确良中山装，家底殷实点的还骑上了永久牌。一切都在不知不觉间悄悄变化着，指不定哪一天早上醒来你会发现眼前的世界在你睡过去的一夜之间又前进了一大步，依了电视里的说法应该叫“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吧。

历史的列车总是在不断地加速前进，而在这个极度超载的时代里总不免要落下一些后知后觉没来得及赶上车的人。不知道陈更生算不算其中一个，因为从 1980 年那个寒风凛冽的冬天开始他的生活轨迹已经脱离了正常轨道而变得飘渺甚至无可确定了。而更大的恐惧来源于更多的像陈更生一样迷失方向的群体，他们就像陈更生的右手，日渐变得麻木，或许有朝一日也会被车床绞断。

独臂老枪已经不能来机床厂上班了，但他经常耷拉着空空的袖子来车间里找陈更生。他们的话题总是离不开巴布和猫，你于是在 80 年代那乌烟瘴气机器轰鸣的车间里看见那个用左手夹烟的长发男子和穿着肮脏的回力鞋以及同样印有 C6140E 工作服的陈更生在手舞足蹈地讨论着巴

布,偶尔会有一只不知从哪窜出来的野猫掠过闸门撞到运转的机器刀口上,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这时独臂老枪会将挡位拉到 2000,只听“呜”的一声,血花四溅。

我们的主人公陈更生在与老枪交往的过程中行为举止都发生了细微的变化,这个沉默了几年的孩子会在老枪的循循善诱下高谈阔论甚至手舞足蹈,你看他布满尘灰的脸上变幻的表情,有一种叫作欲望的东西在他眼里闪烁。到了那个冬天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话题已经逾越了伟大的巴布,逐渐接近弗洛伊德了。老枪总会在谈话时饶有兴致的讲一些关于女性的话题,比如厂里哪个女工的胸部海拔最高哪个身材最好。一开始陈更生还战战兢兢,脸红得像个孩子。等到 1981 年开春的时候他已俨然像秋后成熟的果实一般经验丰富了。你甚至可以发现每到夜幕降临的时候阁楼上的小窗户都会准时打开,黑暗中一双眼睛正贪婪地欣赏着玉米地里媾和的男女。

老车工已经从儿子身上觉察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儿子不像一年前那般自闭了,他开始注意自己的仪表。比如儿子总在烫得顺溜的的确良中山装里面穿一件雪白的衬衣,头发也理成了流行式样,出门时还不忘将皮鞋擦得油光油光。这些变化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太正常了,但发生在儿子身上,老车工总隐隐感到些许不安。

1981 年夏天依旧出奇的燥热。白花花的日光像明晃晃的刀子插进水分蒸发了的绿色植物以及横七竖八龟裂开来的玉米地里。细河里的水

已经干涸。能预知气候的鱼早已逃亡到平原下游的沼泽地里，留下垂死挣扎的蟹匍匐于或深或浅的石缝间隙，惶惶不知所终。也就是从那个夏天临近尾声的时候，独臂老枪每次来找陈更生时身边总带上个女人。他们在一起聊天的时间明显减少了，老枪说他很忙，他身边有那么多的女人需要他照顾。每次说完这句话站在他身旁搔首弄姿的女人总会不失时机地撒起娇来，这便是老枪离去的暗号了。当女人傍着老枪空空的袖管时陈更生眼里流露出羡慕的目光，嘴里发出微妙的叹息。有一个晚上当他再次打开窗户时他看见玉米地里躲着一名独臂男子，他不知道那是不是老枪。他狠狠地发出了一种类似于猫叫的声音：

“喵——”

女工王凤调到机床厂的时候历史的车轮已经滚到 1982 年的春天了。那个时代的女工，她们大多留着齐整的刘海穿着蓝色卡其布工作服或者白色衬衫碎花长裙还有黑色布鞋。女工王凤就是以这样一身打扮出现在 1982 年春天的机床厂大门口。在她旁边的是以父亲身份出现的永远表情严肃的厂长。他们骑着永久牌在 1982 年那个人潮涌动的早上驶进了先进机床厂的大门。深色且顺溜的中山装和白色衬衫夹杂在散发着体臭的肮脏卡其布工作服之间显得极不和谐，他们父女俩的身影很快就湮没在步行的工人之中。

“哎哟！我的手——”

王厂长闻声停下了车，女儿连人带车跌倒在水泥地上，一旁站着痛苦

地捂着右手的陈更生。厂长正欲去扶起女儿，只见陈更生飞快地地上前一步拉住王风的手一把将她扶了起来。

“对不起！真是对不起！——”

“没关系的。呀！不好，你的手蹭破了皮，流着血呢。”陈更生赶忙擦了擦衣袖摁在厂长女儿的伤口处，全然忘了自己右手汩汩流出的鲜血。

这时镜头来个特写，站在一旁不知所措的厂长，还有面带红晕的厂长女儿在 1982 年某个人潮涌动的清早随着陈更生进入了故事的情节之中。平淡无奇的故事情节总算因此有了一些波折，此前庸庸碌碌的主人公也将那个阳光不甚明媚的春天开始卷入万劫不复的悲剧之中。

由于王风是厂长千金的缘故，她被分配到了车工车间当会计。这份轻松的差使曾使车床厂无数年老或者年少的女工眼红不已。当其他女工戴着漆黑的口罩满脸灰尘地操纵笨重的车床每月却只领到微薄的工资时，你就应该明白工作量与报酬并不是成正比的。那几年的指导思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人。很明显厂长属于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所以理所当然成了正在富起来或者尚未富起来那部分人眼红的对象。你能察觉到嫉恨在暗地里像藤蔓植物般疯狂滋长。王风在上班的第一天应该就已经感觉到周围有很多恶狠狠的眼睛在盯着她，有人在办公桌里放了一只耗子来吓唬她，于是在那个阳光不甚明媚的春天早晨，突然从车间门口办公室里传出来一声尖叫：

“耗……耗子！”

随即一个蓝色的身影飞快地闪进了办公室，片刻之后他拎着一只死

耗子出来了。你猜对了,那个人就是陈更生。

一只不会捉老鼠的猫!工人们议论纷纷。厂里的长舌妇们就像一只只嗡嗡作响的苍蝇在车间混浊不堪的空气里飞来飞去,它们总要在新鲜的豆腐上咬上几口,叫它发霉发臭。久而久之你便会耳濡目染,即使谎言也变成了事实由不得你不相信。会计王凤就是这样的一块豆腐,无论她的身份还是姿色都太扎眼了,所以她注定会引来一群苍蝇。1982年春天的时候,这群无所事事的苍蝇开始散布一个讯息,她们说厂长的女儿是一只猫,一只可恶的猫。

陈更生也一定耳闻过这一谣言,要不然他不会在那个清晨听到王凤的尖叫后,便立即冲进办公室去一锤将耗子打死。是猫就应该会捉耗子的,可是王凤她不会。

王凤的出现逐渐成了独臂老枪与陈更生闲聊时经常提及的话题。老枪依旧用左手不慌不忙地一边抽烟一边对着陈更生夸夸其谈,在80年代那乌烟瘴气机器轰鸣的车间里那个用左手夹烟的长发男子和穿着肮脏的回力鞋以及同样印有C6140E工作服的陈更生在手舞足蹈地讨论着,偶尔会有一只不知从哪窜出来的野猫掠过闸门撞到运转的机器刀口上,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这时独臂老枪会将挡位拉到2000,只听“呜”的一声,血花四溅。

老枪说王凤就像一块水灵灵的豆腐,成色好品位高,让人禁不住垂涎。老枪没有注意到说这句话时在一旁沉默不语的陈更生将烟头丢到了地上狠狠地踩了几脚。末了,老枪说,“王凤这块豆腐老子是吃定了。”

这时陈更生才注意到老枪已经很久没带各种各样的女人过来了。

老枪出入机床厂的次数越来越多。每次经过车间门口时他总有意无意地朝办公室窗户里瞟一眼，每每这时你总会听到车间里车床呜呜一阵怪响，你无法分辨出那是谁蓄意发出的暗号，还是警告，或者纯粹是女工们的恶作剧。每次会计王凤听到这一阵怪响声总会往窗外吐一口口水。

“流氓！”

事情发生在1982年春天即将结束夏天即将开始的一个夜晚。所有车工都已经下班，会计王凤像往常一样从车棚里推出那辆永久牌女式自行车。正当她准备骑上车时，“啪”的一声链条卡壳了。厂里工人都已经走光了，她只能将自行车推着走。走到大门口时她看见了车工陈更生和独臂老枪。

“嘿，需要帮忙吗？”老枪狡黠地问道。

王凤抬头看了一眼陈更生，没有作声，继续推着车走。

“你是哑巴吗？我问你要不要大哥我帮一把？”老枪笑嘻嘻地说。

“不用。”王凤头也不抬毫不犹豫地说。

“操，她娘的。”老枪骂了一句。

“离我远点！流氓！”王凤回头看了一眼，推车走了。

老车工发现近来儿子行为有点古怪。儿子似乎又恢复了几年前的样子，常常不出来吃饭一个人关在阁楼里一声不响，有时早出晚归有时

昼伏夜出就像一只躁动不安的猫。有一次他居然在儿子的窗台上发现了一支娇艳的玫瑰。老车工心里一阵恐慌,他决定亲自到机床厂去看个究竟。

在1982年夏天那个天气依旧燥热的下午,会计王凤拉开办公室抽屉时看见里面躺着一只破旧不堪的帆布鞋,鞋底散发出来的大便气味很快弥漫了整个原本只有账簿气息的办公室。一声极其响亮的尖叫声过后呕吐声随之响起。

出什么事了?陈更生又是第一个跑了过来。只见王凤身体几乎贴在地上,脸色苍白,颤抖不已。

“太狠毒了,你们!”

陈更生轻轻地攥着王凤的胳膊想要将她扶起,不料她却身体一滑顺势躺在了他的怀里,弄得陈更生不知所措。

“嘘!”

围观的人群一阵唏嘘。“破鞋!破鞋!”不知是谁,躲在人群后,怪叫起来。

王凤的眼泪簌簌地流了出来,她狠狠地抱住陈更生,抽泣不已,似乎要把多日的委屈一泻而光。车工陈更生受宠若惊,呆在那里。

“你为什么要对我好?”

“我……我也不知道。”

“破鞋!破鞋!”人群中又有人骂道。

忽然一个人迅速地拨开人群走进来,“叭”扇了陈更生一记耳光。

厂长!! 人群一下子静了下来。

“小子想占我女儿的便宜?!”厂长脸色发紫,“还不快放开!!!”

陈更生不知是吓蒙了还是依旧沉浸在和王凤刚才那番对话里,居然毫无反应。

“爸爸,他们,他们骂我是破鞋!”王凤指着围观的人群哭诉。

“还嫌没给我丢尽面子是不是? 赶快给我滚回去!”厂长气得双目圆睁。

“不! 不要! 凤,我,我喜欢你!”陈更生猛然冒出一句,人群又是一阵唏嘘。

“什么? 荒唐! 我女儿岂能嫁给你这穷小子?! 滚!”

这时候镜头再来个特写,可以细微地捕捉到洋溢在会计王凤脸上突然绽放的幸福的表情,调进机床厂以来你已经很难在她脸上找到这种表情了,但是挂在她眼角晶莹的泪珠又容易使人联想到这是一幕悲剧而不可能是喜剧。是的,悲剧已经开始上演。

这时突然一条人影飞快地窜了过来,从他空飘的右手袖管你可以肯定地判断出那就是独臂老枪。老枪怒吼着用左手攥住陈更生的衣领,一把将他悬空拎了起来。

“陈更生你狗娘养的,敢吃我的豆腐!”

人群又发出一阵唏嘘。你没有必要对独臂老枪的惊人力感到奇怪,以前他就是厂里数一数二的大力汉子,此时尽管陈更生拼命挣扎却无济于事,那样子活像只被擒住的四脚猫。站在一旁的厂长也看得目瞪

口呆。

只见老枪狠狠地摔下陈更生,然后用一只手使劲将他往车间里拖去。昏暗的车间里弥漫着污浊的空气,悬浮在空气中的微粒就像一张巨大的网罩住了车间里的一切东西。飞速旋转的车床在1982年夏天的那个下午异常响亮地轰鸣着,如果仔细听的话应该可以发觉它在向你传递着一个讯息,一个关于死亡的讯息。

1982年那个燥热的下午,车工陈更生被独臂老枪牢牢地拖到了车床旁边,沿着他身体拖过的方向留下了一道血痕,而周围的人群似乎被某种迷幻药物所控制而变得麻木不仁。你看见车工陈更生平时梳得油亮的头发变得蓬乱不堪,洒着香水的蓝色卡其布制服已经磨穿,露出了里面被血渍染红了的白衬衫。

“操你娘的!今天老子要让你变成三脚猫!”

老枪把挡位开到了2000,众人还没来得及阻拦,只听“呜”的一声闷响,血花四溅。

“喵——”

在右手断掉的一瞬,陈更生发出了一种类似猫叫的声音,昏死过去。

.....

老车工走到机床厂门口时看见大门口堵着一辆白色救护车。红蓝色的警报悠长地哀鸣着。顺着血迹的方向他看见了白色车垫上的一条干瘪且毫无血色的胳膊。

“谁干的?”老车工老泪纵横。